

赵毅衡文集

二十世纪中国人去西方，西方人来中国，看到什么，学到什么。这是一本历史癖的胡涂乱抹。

·  
对岸的诱惑

中西文化交流记

The Lure of the  
Other Shor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衡文集

·  
对岸的诱惑

中西文化交流记

The Lure of the  
Other Shor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 / 赵毅衡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3

(赵毅衡文集)

ISBN 978-7-5411-3680-1

I. ①对… II. ①赵…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世界—20世纪 IV. ①K8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0819号

---




DUIAN DE YOUHUO

## 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

赵毅衡 著

责任编辑 贺 树  
特约编辑 任 伟  
责任校对 贺 树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封面设计 任 照  
版式设计 史小燕

---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0mm×23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20千  
版 次 2013年3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680-1  
定 价 30.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自序

这本薄薄的书，写了二十多年，从1978年允许我按自己的兴趣读书开始，一直到今天。当然这二十多年也做了一些别的事，无非是读书教书写书——很多都是人生不得不做的事。从马齿徒长到满鬓苍然，多少“事业”不过是人生的规定动作，得分失分都不会太意外。人生悲哀莫过此：动作做完，鞠躬下台，回想起来，只有一两个过门动作，允许别出心裁。

这本书不然。这是我想写的书，没有人要我写这种文字，绝对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课业，既不能靠此争工资升级，又不能作学术会议发言，到哪个大学都算不上学术成果。一句话，这是纯为爱好而写，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胡乱涂下的游戏文字，但是又积习难改，好玩之中，想说出点意思。

本书主要写20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西方人来中国，中国人到西方，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些什么。为什么集中写20世纪上半期？因为下半期这种交流停止了，虽然因此而神游者反而越来越多，例如萨特神游“文化革命”的中国。

80年代开始的国际大串联，人头攒动，狂潮汹涌。这次的大规模集体舞，每年来回的人数，可能超出上半世纪全部的总和，其历史印痕，至今不太清晰。因此，除了第四部分说到一些有关情况，暂时就不给当代“交流人物”每人一篇的待遇。

本书写到的人，绝大部分已经辞世。留下一辈子是非，正好让我们后代自由发挥。

20世纪，中国人到西方，是去做学生的，徐志摩去做曼殊菲尔的学生，金岳霖、张奚若去做拉斯基的学生，吴宓、梅光迪去做白璧德的学生，梁宗岱去做瓦雷里的学生。大部分人是望门弟子，严复没有做成赫胥黎的学生，李劫人没有做成左拉的学生，李金发没有做成波德莱尔的学生，邵洵美没能做成王尔德的学生，只是伦敦和巴黎的空气中，全是这些人的遗踪神韵。至今中国人来西方，大半还是当学生。像我这样教书的，只是教师不是老师。

西方人到中国，是来做老师的：庄士敦来做溥仪的老师，燕卜苏给西南联大做老师，杜威罗素萧伯纳来给整个中国知识界当老师，瑞恰慈几乎要给全体讲汉语的人做老师，1951年，最后一位硬想留下来的老师燕卜苏被赶走，换上俄国人做老师。我个人认为，有师无类，有人讲课总比没人讲课好。最好是师出多门，三人行必有吾师；只要不做一边倒的“好学生”，不必句句当真理就是了。瞧着把俄国老师也赶走了，天下事益发不可为。

一教一学，教的什么学的什么？是近代西方特产，20世纪最重要一门功课，即是“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意识，可以说是“学得性现代意识”，不是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吾友王宏图谓：“中国文化传统资源，不敷以支持现代化。”我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是用来支持现代化的，而是维持历史相对稳定地循环往复。不过这不是中国文化的重大缺陷。张之洞挑起的体用之争，李约瑟发起的中国固有现代性源头之寻，都是无事生非，自己找事。

现代性及其“进步”观念，只是欧洲文化的产物，其他文化都缺乏这种前行性。如果现代化无可避免，学习就是；传统文化有维持稳定的价值，继承就是。何必在优劣高下上纠缠一二个世纪，趋长避短见机而作，“何必曰面子”？

日本人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能做到这一点，中国五四一代，也能做到这一点。回顾徐志摩、许地山、闻一多、老舍、刘半农，他们留学时，都遇到这个面子问题，他们的对付方式，各有千秋，似乎都不像有愧于“民族大节”。就这一点，我们都有必要怀念五四那一

代留学生。

也有些西方人感到西方文明大有缺陷，需要好好向东方学习。他们真是西方人中的圣贤。感觉到西方文明存在问题，也就是觉悟到现代性并非万灵妙丹，“进步”并不无穷尽地给人类带来好处。这部分西方思想家，不少引用中国作为“理想文明”的榜样——古代中国，尤其是道家，但是儒家也并不缺少信徒；以及当代中国，尤其是“文化革命”中的中国，几乎是“另类文明”的地上天堂。

对于这一类中国崇拜者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到中国亲历一番：本书第三部分“梦游者”中，有几位短暂到过中国，却没有多说。一点不奇怪，他们对所见所闻宁愿保持沉默，不想改变头脑中已经形成的中国神话。还有些更聪明的中国迷如庞德，如韦利，干脆一辈子不到中国来，遥遥保持“崇拜距离”。

“梦游”西方的中国人？就免了。可以说，绝大部分现代中国文化人，如果想向西方学点东西，千方百计到西方走一遭，不会惊破好梦。除了一次大战之后的西欧荒芜残破，曾使梁启超不胜惊悚，很少有人被西方的现实吓一跳的。极而言之，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界，从极左到极右，都醉心于这种那种西方思想，整部中国现代思想史，就是朝西的“梦游记”。有几个人，能在扫描范围之外？

我能想起的几个例外中，有俞平伯，北大《新潮社》健将，1920年与傅斯年共赴英伦，慨然有尽收西学之志。不料在英国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打道回府。后来在自述中说“英镑涨价，自费筹划尚有未周”。傅斯年回忆录说是这位好友“思家心切”，加上气斯面包难于下咽。俞出身苏州名门，同光朝大儒俞曲园脉裔，从小就延请家教学英文，“筹划”七八年竟然“未周”到一出国门就精神颓唐，终身厌听“西方”二字。然而俞平伯一生，努力将西方“科学式”批评用于红学，50年代被批判为胡适学派第一人。或功或过，能归于一个月的留学？

还有另一个例外：辜鸿铭。此公出生于南洋，在英国留学十年，20岁才踏上中国土地，竟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激烈的拥护者。中

文虽然错字连篇，却用典雅的英文宣扬中国文明，而且身体力行，主张男人应留辫纳妾，女人应缠脚吸鸦片。很多人说辜老只是喜欢逆反，作秀而已，他实际上一半西人血统。这倒解释了一切：辜鸿铭要留着中国不变，以便为西方文明补缺。如果我像辜鸿铭一样好走极端，我就说此老是个汉奸。

应当诚实说明，这不是一本成体系的书：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个严肃工作，我只是弄些奇闻逸事，茶余谈资。哪怕写人物，也远远说不上全面。我没有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中一些最重量级人物：去西方者，我没有说严复、蔡元培、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汤用彤、钱锺书；来中国者，我不去碰杜威、罗素、马尔罗、司徒雷登、李约瑟、斯坦因、克莉斯泰娃；梦游者，我敬而远之布莱希特、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是一言可以蔽之的人物，不容易找到一个特殊的焦点，把重大问题说得有趣一些。这些人物都需要专门研究者来处理，不然很可能胡说一通。

特级人物中，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庞德。这是因为我从80年代初就研读庞德，算是对其人其事有点心得吧。

第二应当说明的是，我有意略过了西方所有的汉学家，同样也不谈中国的西方文化研究家，因为他们对对岸的兴趣，是职业性的。他们的贡献自然极大，没有他们，文化交流就会在19世纪的皮毛上打圈子。但是文化交流的基础，不是对异国文化的知识，而是对自身文化的卓见——真正起作用的，必须是误读，而有意义的误读，只有熟悉自身文化的思想者才能作出。从这个意义上说，跳出新舞步的人物，必然是“业余”舞者。

最后应当说清的是：此书中我个人的“研究成果”不多，大部分都是读各种中英文资料，有所感想。感想本是极廉价，这个世界上只嫌太多。而“切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却是做专家的首要条件。我读到的资料，都是专家们扎实工作几十年的成果。我不可能为此书中写到的近50位人物，都做一番发掘第一手资料的努力，那样这本书需要至少500年才能完成。

依学术规范，我应当密密加注，说明资料来自何人的功绩。但是这些小文，毕竟只是轻松读物，加注只能让非专家读者厌烦。我在文中尽可能说明资料的来源，尤其当这个源来得有意思的时候。

我唯一可以辩解的是，传记材料虽然来自他人，我却设法给每个写到的人，找一个有意思的，或许国别文学史专业研究者没有看到的角度。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写了二十多年：传记多矣，并非读几本，就能凑一篇：新角度可遇而不可求，二十几年来也就只遇到这些。



## 扩编新版按言

这本书是多年前出版的，五年前又再版了一次，书店售罄，读者又需要，只消重印，本不必出新版。

但是此书有点不同，我在原序中已经说了，平日随便读书，看到好题材赶快追踪跟读，所以书不厚，写了二十几年。日积月累，渐渐摞成一本。原书出版后，读书未停，到图书馆翻阅的旧习未消退，几年中自然而然又积累了一批。于是撤出原书中与我的其他书重复的篇目，加上十多篇新篇目，就有了这个版本。

原书出版，只当了一件自家心事，为二十几年的乱读书做个盘点。不料各方面反应，出乎意料。

首先是不少文友来谈逸事，有点像现在博客的“跟帖”。来信补充的，质疑的，反驳的，互联网上遥应一下的，甚至有远道来找我商榷的。一人读不如众人读，我把各人的跟帖记下，在此版中作了补记、修改。如果历史能这样靠大家累积写成，岂不太妙？

另一个没有料到的是，不少大学老师用此书作“教辅”，研究生写论文用作出处，评审教授往往来问我学术根据何在，一开始就只是当作自我消遣来写，材料没有详尽注明，论事没有说各方观点。我只能打着哈哈说“心外无物”。

我在此特地说明一下：书中说的，都有根据。只不过已经写成游戏文字，就不想重做高头讲章了。只能说：这本书可能无心对上了有意，击中了现代文学文化史的一些紧要空白。如果真是如此，此书或许能提示有心者：有些好题目一直被忽略。

# 目 录

自 序 .....	( 1 )
扩编新版按言 .....	( 6 )
第一部分 西游记 .....	( 1 )
徐志摩：最适应西方的中国文人 .....	( 2 )
求博还是求精：傅斯年的例子 .....	( 8 )
留学民族主义：朱湘的留美之怒 .....	( 12 )
许地山留学：如何对待自己的“留学爱国主义” .....	( 17 )
闻一多与美国“死水” .....	( 20 )
《虹》后之《霞》：“时代女性”如何用一生完成小说 .....	( 25 )
拼命精神，打油风趣：刘半农之留学 .....	( 34 )
穆旦：下过地狱的诗人 .....	( 39 )
李金发：不会写作，才会写诗 .....	( 44 )
留学而断送前程的康白情 .....	( 50 )
老舍：伦敦逼成的作家 .....	( 54 )
邵洵美：中国最后一位唯美主义者 .....	( 59 )
蒋希曾：一个不该被忘记的华人作家 .....	( 62 )
组织成的距离：卞之琳与欧洲文学家的交往 .....	( 71 )
林语堂与诺贝尔奖 .....	( 77 )
胡愈之与世界语乌托邦 .....	( 83 )

吴宓没有写出的长篇小说 .....	( 88 )
萧乾：永远的少年 .....	( 95 )
这个哑巴太会说：英语散文家蒋彝 .....	( 98 )
郭嵩焘：西方官司中国打法 .....	(102)
<b>第二部分 东游记</b> .....	(107)
庄士敦：我的老同事 .....	(108)
朱利安与凌叔华 .....	(114)
艾克敦：胡同里的贵族 .....	(120)
瑞恰慈：漫游镜中的阿丽丝 .....	(124)
燕卜苏：某种复杂意义 .....	(128)
蒙罗：“在中国色彩中得到安宁” .....	(135)
韩约翰写萨凡奇 .....	(139)
高罗佩的一个世纪，狄仁杰的一个甲子 .....	(142)
奥尼尔：道家救赎华尔街 .....	(151)
狄金森：顶戴花翎的剑桥院长 .....	(155)
毛姆与华侨持枪女侠 .....	(159)
宾纳：弄假成真的“中国式诗人” .....	(163)
奥登：走出战地的诗人 .....	(166)
金斯堡的 100 个问题 .....	(170)
<b>第三部分 梦游记</b> .....	(173)
芳香而危险的爱情：凯瑟有所思 .....	(174)
斯奈德：儒佛道社会主义者 .....	(179)
弗赖：在文明的另一极 .....	(183)
鄂狄叶：从《玉书》到《大地之歌》 .....	(187)
韦利，书呆子艺术家 .....	(190)
罗厄尔：“女罗斯福”拆字 .....	(195)

杰弗斯：逍遥游的悲观主义之鹰 .....	(199)
凯喆安的“机变诗” .....	(206)
为庞德/费诺罗萨奇文一辩 .....	(211)
“一字儒”庞德 .....	(217)
<b>第四部分 游之余 .....</b>	<b>(231)</b>
我们还有选择专业的自由吗？	
——留学史笔记之一 .....	(232)
中国留学生，你写不写中国题目？	
——留学史笔记之二 .....	(236)
海外学者有优势吗？	
——留学史笔记之三 .....	(242)
听谁讲说异乡事？	
——留学史笔记之四 .....	(244)

第 1 部分 / 西游记

# 西游记

## 第 1 部分 / 西游记

西游记

第一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

话说西天如来佛祖，因见灵山脚下，花果山上一块仙石，孕育一块仙石，产一石猴，出世之后，见天地开辟，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遂拜菩提祖师为师，学成七十二般变化，筋斗云，神通广大，自号齐天大圣，逍遥自在，无忧无虑，一日，因争强好胜，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受苦五百年，后来，被观世音菩萨点化，皈依佛门，拜唐僧为师，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除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修成正果。

## 徐志摩：最适应西方的中国文人

标题听来调侃，却是出于由衷的钦佩：现代中国文人，在西洋活得如鱼得水的，徐志摩恐怕是一枝独秀。

曾有 BBC 电台记者采访我，问寓居西方的中国文化人，如何才能融入西方文化。我干脆地告诉他：完全没有可能。除非你嫁人娶进洋人家庭，有人步步指引，事事点拨；否则，就等着在这里成长的下一代吧。各种谈得热闹的种族肤色上的心理问题，是已经进入这个社会之后的事。对我们这些成年后来到西方的人，连受冷落的心理痛苦都谈不上：除了工作中不得不应付的人事关系，我们没有精力深入这个文化，泡酒吧，坐咖啡馆，逛派对，步山原，钓急溪，没有时间补课来熟悉并崇拜各种运动的英雄，各种娱乐的明星：我们面临的是不可能跨越的文化之沟，我们几乎不可能与同行之外西方人做朋友。

近来读了一些徐志摩，才觉得自己的断言恐怕应当修正：如果你愿意像徐志摩那样不惜代价地追求，而且有他那样的魅力和才气，恐怕真可以“进入”洋人社会。首先可举的例子，当然是徐志摩见曼殊菲尔这桩文坛佳话：费时多日，反复去信求见一面，先与曼殊菲尔的实际丈夫墨雷大谈了一次俄国文学（曼本人最爱契诃夫）。得到邀请，冒雨找去。入屋后万分激动，却不料曼殊菲尔因病不见客。徐忽见有客从楼上走下，于是乘机再陈述要求，回话才是：“可以上楼去见她。”

据徐志摩自己说，前后不过 20 分钟，徐志摩却当作平生最宝贵

的记忆，回忆纪念一辈子从未稍息。

换一个人，你我之类的俗人，早就觉得受了无礼怠慢，一走了之，所以我们从无徐志摩的好运。徐志摩一见“仙姿”，马上“一阵模糊”，“头晕目眩”，“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痴对她神灵的妙眼”。“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只觉得可感不可说的美，你仿佛直接无碍地领会了造化最高明的意志。”

当然，诗人对美特别敏感。但是谁能像徐志摩，之后多年，还在不厌其烦地写“二十分钟不死的敏感”：“粹极的灵彻性”，“她，是使我使用上帝给我那把进天国的秘匙的”，“我怎么能形容我那时在美的神奇的启示中的全身震荡？”我们真不知道如何想象徐志摩神经的易感性。

从我所找到的大量照片画像来看，曼殊菲尔无论用什么标准，都算不上美人，但徐志摩让我们信服她的天姿国色。而且没有人能去测定徐是否言过其实，因为曼殊菲尔第二年即去世。为此，徐志摩曾到巴黎她的坟上哭吊，并有诗祭之。

我这么一说，好像徐志摩在炮制美丽才女神话？是如此，又并非如此。徐志摩结交名人的本领，可能盖世无双：1921年徐到英国时，是个24岁的青年学生，尚未想到写作，只是个文学爱好者，政治、经济，哪一门都念得半不拉儿。结交的却是大作家威尔斯、康拉德，著名批评家墨雷，桂冠诗人布里基思，英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家拉斯基，最重要的美学家弗赖，而当时知识界的领袖狄金森竟成了徐的保护人。请问，20世纪中国文人有谁交往有如此之广，恐怕只有萧乾等二战期间在英的人可能有此缘分，那大半是拜“同一战壕”情结之福。

当然，徐志摩本人翩翩佳公子，说得一口好英语，中西文学都读得多。20世纪最有成就的中国诗翻译家韦利曾多次向这个小青年请教唐诗，你能想象当今哪位汉学大家向一个中国留学生请教？

家境富裕也是原因之一。不过徐志摩出手之大方，也让人惊异。请看徐带给曼殊菲尔的见面礼：赵之谦草书、王觉斯草书、梁山舟

行书……徐志摩拜见西欧文豪的确有股热切劲儿——而且每见必有文记之——当时创造社讽刺他“拜祖宗”，鲁迅讪笑只有大文豪才有资格哭洋女坟。徐志摩有个好处：对此类嘲弄不睬不理，我行我素。

1925年欧游时，公布日程似的说：我去为了泰戈尔，顺便我想多瞻仰几个英雄。我想见法国的罗曼·罗兰，意大利的丹农雪乌，英国的哈代。哈代见着了：八十多岁糟老头，当然没有曼殊菲尔的“最纯彻的碧玉似的容貌”。徐志摩的描写很刻薄：“怜这条倦极了通体透明的老蚕，在暗屋子内茧山麦柴的空缝里，昂着他的皱褶的脑袋前仰后翻地想睡偏不得睡。”徐志摩远道奔至多赛特郡，哈代拒绝题词，拒绝拍照，“畜刻的老头，茶也不请客人喝一杯”。徐请求一点纪念品，哈代从花园里摘给他几朵花！如果说，好见名人未免有点矫情，但徐志摩对已死者一样景仰，欧游还有谒墓的报告：在莫斯科上契诃夫、克鲁泡德金的坟，在枫丹白露上曼殊菲尔的坟，在巴黎上茶花女、哈哀内的坟，上波特莱尔的坟，上伏尔泰、卢梭、雨果的坟，在罗马上雪莱、济慈的坟，在翡冷翠上勃朗宁太太的坟……名单太长，不抄了，连徐本人都自嘲他在“上清明”。

因此我有理由怀疑，徐志摩赞美剑桥，是他为自己制造神话。

1920年9月，对美国失望后来英国（纽约当时世界级文化名人的确没有伦敦多），秋天见到17岁的林徽因，一见钟情，神魂颠倒。这场单相思为时极短，速战速败。冬天，林去苏格兰上学，不久后随父回国。而徐志摩致信家中，“盼媳出来”。于是，妻子张幼仪携子来伦敦。徐志摩虽说是在伦敦社交界大成功，他却决定去剑桥。为此，还走了狄金森的后门。

1921年春，徐志摩到剑桥国王学院，没有专修，是个随意选择听讲的特别生。他好像从来没有认真听过课，而住处竟然离剑桥6英里（近20里）！徐自己承认他在剑桥“谁都不认识”，连同学都没一个。而与他乞求来英的妻子却闹起了离婚。无怪乎莎士比亚那么赞美英格兰之夏，徐志摩却说“英国几乎是没有夏天的”。该年冬天，林徽因回国，而徐志摩把妻儿送到德国，次年3月，他在柏林



离婚，一个人回到剑桥。

就是在这人生最低潮之时，徐志摩动手制造剑桥神话。1922年3月归英，忽然发现“我这辈子就只那一春”。他开始写诗了，中国有了一个才气横溢的大诗人。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在“四五月间”剑桥的“春天是更荒谬的可爱”。春天可爱依然，对事事失败的徐志摩，却是荒谬。这是他“慢慢发现”的。发现了什么？徐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完全在描写乡野景色，附加描写了剑河上的古桥，完全没有说到文化学术。细读一下，就明白徐志摩在剑桥如此惊喜地发现的，与你我各位在国外发现的完全一样：孤独。不过孤独在他的笔下很诗意：“‘单独’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现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现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现一个地方，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啊，那些清晨，那些黄昏，我一个人发痴似的在康桥！绝对的单独。”

徐志摩写到散步，单独；写到骑自行车游荒郊，单独；划船屡学不会，也没个英国朋友教，只能呆呆看着矫健的女学生划船，单独。“那闲暇，那轻盈，真是值得歌咏的。”我不相信他心里此时没有一点酸劲儿。个人生活的剧变，恋爱的不幸，应当使一个敏感的诗人痛苦欲绝，尤其是落到无一人可说话的地方，稠众而无人理会，应当更为痛苦。可是徐志摩感觉不同：“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生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一个人就变气息，脱凡胎。”

为什么1922年的剑桥，与1921年大不一样？我个人觉得，这与徐志摩交游洋人的本领，有相似的心理因素：他是个完全没有自卑心理的人。面对西方最骄傲的文化人，积极进取，不顾对方脸色；面对最孤独最失败的境遇时，寻找“发现”，为自己制造神话。徐志摩浪漫热烈，逆战获胜，而你我俗流坐而叹息，一无所成。笔者住伦敦，把来访的中国文人带到剑桥去“看徐志摩”，成为每年必有一二次的义务。